

# 宋代蜀文輯存

傅增湘編



# 宋代蜀文輯存

4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傅增湘編

# 目次

|                 |     |
|-----------------|-----|
| 卷八十一 第一册        | 六八一 |
| 凡例              | 一   |
| 作者索引            | 一   |
| 序 傅增湘           | 五   |
| 序 孫鴻猷           | 一九  |
| 序 周玉柄           | 二三  |
| 讀《宋代蜀文輯存》書後 蕭方駿 | 二七  |
| 作者總目            | 三一  |
| 引用書目            | 五九  |
| 作者考             | 八五  |
| 卷一—卷十一          | 一四七 |

第二册

卷十二——卷二十四

第三册

卷二十五——卷三十九

第四册

卷四十——卷五十四

第五册

卷五十五——卷六十九

第六册

卷七十——卷八十四

第七册

卷八十五——卷一百

續補

六八一

目次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四十目錄

樊汝霖 五首

論昌黎平淮西碑事

辨昌黎順宗實錄事

新繁縣三賢堂記

韓文公年譜跋

蘇子美家傳跋

趙鵬飛 二首

春秋經筌序

五霸名訛

費樞 二首

李忠愍文集序



廉吏傳序

勾詠 二首

干祿字書記

任忠厚 一首

李孺人鄭氏墓誌銘

房 一首

趙縮手贊

王 一首

隨州大洪楷禪師塔銘

魏漢津 二首

樊樂律疏

宋升造九鼎狀卷第四十目錄

宋李漢降一首登瀛閣四十四日題辭

梁子中墓志銘

宇文師援一首

到闕具對劄子

雷觀一首

上皇帝論李邦彥張邦昌不可用疏

土皇帝諸率其意進兵昌不用兵

雷 賈 一 廿

匪關其機贈子

宇文補對 一 廿

樂于中墓志銘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四十目錄終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四十

江安傅增湘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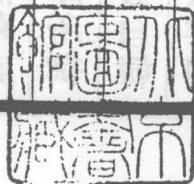
長壽孫鴻猷校訂

樊汝霖 五首

論昌黎平淮西碑事

昌黎集卷三十一

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公爲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朝詔撰平淮西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見舊史公傳及新史吳元濟傳羅隱乃爲石烈士說言石孝忠者事李愬爲前驅韓侍郎撰平蔡碑孝忠熟視恚怒因推去其碑僅傾者再三吏執詣獄又以柳尾拉殺一吏事聞天子怒詔械送闕下孝忠頓首明愬功請就刑上赦之劉公嘉話云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與狄梁公碑對立其



韓文忽流汗成泥不十日中使磨韓之作而刊改制焉至嘉話涉怪而隱所書與史異其書改命文昌爲之則一也嗚呼史臣以任度爲難而帝能之至是功成反欲歸之愬其學漢高喻指蹤以明蕭何之功者有間矣予是以知帝之不終也文昌之文見姚鉉文粹其與公作不待較而明蘇內翰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盡之矣

辨昌黎順宗實錄事

昌黎外集卷六

舊史公傳云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誤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隋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

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裔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尙不可誣况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聰明臣宗敏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能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爲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無遺且以公爲知言也歟

新繁縣三賢堂記

蜀藝文志卷  
三十四中

吾友沈居中爲新繁以暇日訪繁上故事則得賢者三人焉其一唐宰相李衛公德裕文饒其一我宋故贈太師王公益舜良其一龍圖閣直學士梅公摯公儀三賢者李衛公王公嘗爲是邑而梅公則邑人也居中於是即縣署之東剏爲堂繪三公像其上榜之曰三賢堂旣成以書抵予曰其爲我記之嗚呼衛公之事業文章世傳之史載之詳矣而不書其爲繁豈以公勳烈如彼其崇一縣之政不足爲公道歟觀其節度西川所以治蜀相武宗所以治天下而所以治繁者可見矣逮今餘三百年父老思之不忘以縣署最大一楠四柏爲公手所植此與周人指甘棠以懷召伯何異前人爲此作文饒堂後更名衛公蓋得之矣而堂宇褊小不稱及是居中徹而大之并與王梅祠焉王公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謁張公詠奇之改今字祥符八年進士後以殿中丞來爲邑始至有犯法者鄉所素嫉也公條其姦上府流惡處自後一待以恩信迄其去不更笞

一人去而爲韶州終江寧府通判位不滿其德則有子荆國文公熙寧間相裕陵以經術爲天下學者宗師梅公天聖五年第進士甲科歷臺諫言事有體仁宗嘉之嘉祐二年與歐王韓范司貢舉得人甚盛時蘇內翰在得中以賤謝諸公而謂公爲大臣元老其秋出守杭州天子賜詩寵其行後徙金陵河中府以卒甚矣三人者之賢天下所共知忻慕也而居中獨拳拳於繁其於李衛公王公不時取以勵己思齊焉蓋以勵來者也乃若梅公則將爲一邑勸焉或謂繁於成都爲劇邑自梅公以來擢巍科躋顯仕者不乏賢在熙甯爲御史元祐初自考功郎中知今潼川呂丞相蘇公皆賢之則有若周公尹正孺在今中興爲給事中羽翼朝廷蜀之仕者視爲領袖則有若勾公濤景山何獨一公儀氏哉居中曰然吾固知不可一二數特取其所自始者爾而况梅居鄉時實與王相值凡以詩往來者八十六和易而思深平淡而旨遠讀之使人一唱三嘆大雅君子也吾喜其補於風化爲刻石其祠矣有能登堂而瞻其像讀其詩雖暴悍

者吾知其易直子諒之心莫不油然而爲之生矣以美化厚俗未有捷乎此也是豈小補哉居中之論如此誠有味其言也予是以書之居中名曰子金堂人建炎二年進士第三人時以左奉議郎知縣事清慎強敏縣學縣南門一新徵科以時庭無留訟逾二歲人安之唯恐其去也有不予信視所作堂亦足以知其人矣

韓文公年譜跋

韓文類譜卷九

予既集公行狀墓誌神道碑新舊傳祭文詩配饗書辯謗文潮州廟記文錄序集序後序歐呂所書與夫汲公所譜分爲五卷目曰韓文公志其譜所未盡也則爲此年譜于其後證據甚明覽者其詳之紹興壬戌年五月初吉樊汝霖澤之跋

蘇子美家傳跋

同治綿州志卷四十九

子美有文集十卷行世歐陽文忠公序之謂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

消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今考其集不載家傳惟寶元二  
年嘗誌其先公墓其敘司馬侍郎大略與傳同至乃祖則云贈太師尚書令意  
傳當作於誌前作傳時猶贈特進中書令至寶元則累贈太師尚書令此必然  
者然傳不見錄於集何哉豈所謂棄擲埋沒不見錄於當時遂爲所逸歟按鹽  
泉三學院碑元豐二年泌以殿中丞通守益昌國院僧法懿其宗從也往見之  
遂授以此傳泌子美之子父子間足以證矣

採自永樂大典

二趙鵬飛二首

其出春秋經筌序

見本書

木訥子作經筌自序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于經  
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囿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  
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囿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  
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

則所謂威福者爲賞爲罰爲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爲褒爲貶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爲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申忠魄貶而誅姦魂其文見于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臆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邪及何休杜預之註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賣餅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于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爲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耶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耶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爲故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



哉顧學者不沉潛其意而務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爲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辯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于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爲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內也甯知其妄正之曰讐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疎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爲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乎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尙甯之志固願視經爲的以身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鴈鷺翔于前不眴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于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